

## 第一章 配種

三十歲的那一天，我決定加入人機配種計畫。

應該算是重大的決定，卻只是一瞬間的事。像凹折一根木筷，長久的施力和突來的斷裂，那時間不成比例。如果日後要對誰述說我加入計畫的經驗，那故事一定唐突得讓人難以理解：只是生日那天醒來時恍惚成形的念頭，就足以決定一生的轉折？

當然這是多餘的煩惱——沒有誰會聽我講這件事的。

一直以來，關於人機配種，都是我聽的比較多。大約大學畢業四五年左右開始，就陸陸續續傳來風聲，誰去配種了，而誰在打聽。會是這時間點，是因為畢業之後賺得快的人，差不多在工作四五年後，擁有足夠負擔配種的經濟條件。在虛擬空間聚會時，他們會說，住處可以小些，但配種要趁早。當他們配種完成，說起和機器人共處一個沒有隔間的小套房，我總是會想，那樣永遠都會有另一雙眼睛跟著自己，視線將加乘軀體的重量。

「那才是生命正常的重量。」其中一個較熟稔的大學同學，兔子，在虛擬社群以虛擬替身告訴我。虛擬替身看起來像個裝在兔子布偶裝裡的人，但在四年的虛擬大學課堂中，它不曾在人前脫去那層布偶裝。因而我從來不知道，兔子究竟是誰，是男是女，長什麼模樣。就算在街上錯身，在地鐵中瞥上一眼，在電梯中共擠一小方空間，我也永遠不會知道，那個和我勉力在擁擠的空間拉開一小道細縫的陌生人，是或不是兔子。

反過來說，兔子的實體，也不會在路上辨認出實體的我。將實體和虛擬的身分完全切割，是這個時代的禮儀。雖然在虛擬社會的我仍然是人類模樣，但髮色、臉貌和身形都與實體的自己完全不同。實體的我是及肩黑髮，虛擬的我則是黃褐色短髮；實體的我努力靠長過下頷的頭髮遮掩臉型和皮膚的瑕疵，虛擬的我則大方袒露瘦小的臉蛋。實體的我總有一層無法消瘦的肚腹，虛擬的我總是用虛擬貨幣購買能露出肚臍的虛擬短版上衣。

也說不上是理想的模樣，但虛擬的自己往往是無法成為的樣子。因此整個虛擬社交空間，就像個無邊際的化裝舞會。要不是像兔子一樣穿戴著遮掩身份的型態，要不，就是像我一樣，將自己幻化為美好的身材和臉貌。一直以來我不以

為意，卻是在三十歲的這一天，起床之後，走進浴室，看著鏡子裡暗沉的倦容，忽然羨慕起那個虛擬的我永遠不曾敗壞一些的皮肤。鏡子自行啟動面部偵測和修正建議，搭配今天戶外的紫外線強度、空汗指數、以及手機行事曆是否有重要會面等資訊，告知我今天適合的妝感，在鏡面上顯示每一步驟最佳的化妝品使用量，並且顯示化妝品公司的投放廣告。

最近常出現的是智能粉撲。廣告的說法是，智能粉撲會在每一次和面部接觸瞬間蒐集數據，自動調配粉的色度和份量。「讓您擁有宛如生化人的無瑕皮膚。」鏡面浮現出一張毫無瑕疵的女性臉龐，像活物一般對我擠眉弄眼。或許是那視線讓我分神，使我終究在化妝的最後一道程序失了手，覆蓋太多粉，使得臉龐蒼白彷彿冬日。那一刻我悻悻然伸手向鏡子那張注視我的女性臉面，使用設定的手勢在鏡面上滑動，女性臉龐倏地向上滑出鏡面。而我不必確認就知道她離開鏡面的瞬間，我床頭的手機必然亮起通知，顯示智能粉撲已經結帳。

離開浴室時，智能衣櫃已經根據今天的天氣和行事曆的事項，為我準備好全身衣物。今天沒有會議，因而我可以穿上黑色高領的毛衣，彈性貼身長褲，平底的靴子——簡便的衣物會提高我的工作效能，這必然也早已被智能衣櫃納入計算。

離開臥室時，智能咖啡機備妥今天的咖啡，流理臺面跳出推薦的早餐料理食譜，食譜的組合來自智能冰箱提供的食物儲藏量數據。我按照食譜從冰箱翻出食材，備料，料理。等到一切都放上餐桌，桌面正在自動播放今天的新聞，並且插入投放廣告：購買智能流理台的食譜擴增軟體，「您將擁有更多選擇，更豐富的一餐，宛如生化人為您效勞的精準料理」。我沒有多想，就動用方才在浴室一樣的手勢，向左一滑，廣告飛出餐桌桌面，流理臺發出更新軟體的聲響，而我手邊的手機亮起通知：「已結帳：食譜擴增軟體」。餐桌繼續播放今天的新聞。

離開住處時，我掛上小巧的銀色耳環，耳內立刻響起智能助理的聲音：「按照您的行程慣性，在生日這天，已為您預定每年晚上固定去的餐廳。」我點頭，助理回覆：「收到確認。現在按照您的行為慣例，為您播放 **Olafur Arnold** 合輯。」

冰冷的和弦召喚一片銀白色的世界。不，沒有下雪，這個世界已經不再下雪，也不再升起太陽。銀白色的是所有高聳到天際的建築，每個人走在街上，都像立於白紙背景前的人偶。氣候變遷逼得人們發明人造大氣層，中央空調那樣

地調節氣溫。人造的四季，將一年的每一天等分成氣溫攀升和下降，而我，是在最冷的這一天生的。

我縮緊自己，來到候車廣場。全息投影在眾人仰望的半空中搬演廣告。我也抬頭，在銀白色的視野裡，廣場中央的投影機上方，浮現了兩個人影。一個是我，另一個是我不認得臉龐的男性，我們在空中走向彼此，並且擁抱。那時，我的耳內響起：「嗨，生日快樂。研究指出，三十歲是人機配種黃金期的最後一年。我們，XX 企業，保證能讓您在一年之內達到 90% 以上的配種完成率。人機配種，您一生最佳的選擇。」

我看著懸空的我和另一個男性形體擁抱，看出了神。事實上不只是我，所有圍在全息投影的每個人，都愣瞪著半空中的投影——因為每一個人看到的影像都不盡相同。這台機器是最近新發明的投放廣告機，以最極致的方式展現了投放廣告的精髓：讓所有資訊客製化。扎根在全息影像下方，那根消防栓大小的黑色柱子，掃描所有方圓十公尺的每一個人，取得每個人身上可以被存取的資訊，在每個人眼前投放只根據每個人的資訊所客製化的廣告。顯然，黑色柱子抓到了方才智能助理為我預定的餐廳資訊，並且智能助理盡責地告知餐廳我的年紀，為了讓餐廳準備相對應的數字蠟燭，因此黑色柱子知道我的年紀和生日；加上黑色柱子掃描我的身體沒有一點機器成分，判斷我尚未配種的可能性很高，最後投放了 XX 公司的配種廣告給我，同時掃描我的外型資訊，將我置入廣告的情境中。

每個人看到的影像都不一樣，每個人都會在全息投影中看見自己被放入幻想的情境。因而所有人愣瞪著空中，彷彿被催眠一般。這種將消費者代入的廣告不只創造慾望，更是讓慾望成形。我看著半空中的自己和配種生化人擁抱，一起在餐桌上用餐，在床上枕著生化人的手臂入眠。其實不過這三個場景反覆播放，卻讓我無法別開視線。我看著那個懸浮的自己一直笑著，那是我不曾見過的自己，是我不曾有過的，笑的體感。擁抱，用餐，入眠。擁抱，用餐，入眠。那樣笑著的感覺是如何？那個嘴角的弧度，臉部肌肉的屈伸，擠壓的眼尾。擁抱，用餐，入眠。那並非我陌生的經驗，我曾經和 K 有過這些。但是，和 K 共有這些時，我這樣笑過嗎？擁抱，用餐，入眠。擁抱，用餐，入眠。擁抱——

「幫我安排配種諮詢。」我輕觸耳環，低聲吩咐。

智能助理回覆：「為您安排三天後。」我點頭。「收到確認。提醒您，懸浮公用車已進站。」

我匆忙趕上車內，從車窗回望廣場，已經看不到方才佔據我心思的廣告內容。我所見的，不過是廣場中央瀰漫著薄霧一般的藍色光芒，而所有人都在那光芒中，失神地仰望。眾人視線的交集處，那裡，什麼都沒有。

\*

「人機配種計畫，是人類文明發展至今，最完善的人類安養計畫。以『人機』的結合形式，取代『人人』的結合形式，根本上地解決了人和人結合所造成的兩大問題：不衛生和不確定。」

負責我的配種諮詢的醫生，同時也會是將來配種過程的主要負責醫生，高瘦的身軀遮住了天花板的光源，使得他看起來像是一條長長的影子。

「不衛生在於，親密就是傳染。人與人相親，往往引發疾病，無論是具體的細菌或病毒，或是難以捉摸的情緒和心理疾病。照顧人的人通常最先倒下，大約是這個道理。但是人機的親密就能免除這個問題。機器人，或者說，『以配種人類作為原始數據的生化人』，對人類的細菌和病毒免疫，當然也不會染上人的憂鬱和悲傷。如此，人和機器的結合，才能杜絕任何有害物質的交互感染，才能杜絕不衛生的『人人』關係——」

我閃避醫生的眼神。

「——從您的消費記錄看來，您應該明白我的意思。您購買過避孕商品和藥物，可以合理推斷您有過不衛生的關係。」

我的眼神閃向醫生和我之間的數字牆。牆底是我的手機，以及那只耳環。裡頭有我的全部的數位足跡：消費記錄、聽音樂的習慣、飲食偏好、社群人際關係、作息模式、工作、行程安排、所有我和智能助理講過的話.....如今沒有什麼事能略過這兩個裝置。

那段關係已經結束。我回答，且回到醫生的眼神。那雙眼睛似乎自從我踏入診間以來，就不曾眨過一次。

「那當然很好，也慶幸您目前身心都算健康。另外一點是關於人人關係的不確定性，不過，我想有過此類關係的您，大概也能明白。」

如果你想說的是，人無法測度，但機器可以。

「更精準來說是，人和人之間無法彼此測度，但人和機器之間可以。人猜不透彼此的心思，但機器透過演算法和大數據，可以精準預估人的需求。例如，只要能完全解讀這一牆面上的數據，就能比所有認識您的人，更了解您的喜好和身體狀態。反過來說，人也可以精準判斷機器，就像您一直以來能夠流利地操控手機和智能助理。」

那麼，如何決定和我配種的機器人呢。

「如您所知，這一面牆呈現的是您數十年來的數位足跡。如果您同意配種，我們將需要採樣您的基因序列。數位足跡加上基因序列，將演算成您的配種機器人。」

那麼我是在和我自己建立長久的陪伴關係。

「是，也不是。同樣的基因序列，卻能夠演繹出不同的模樣和性格，這叫做表觀遺傳學。這個學問能解釋為什麼雙胞胎不會長成完全一樣的人——同一套原始基因編碼，放在不同的演算環境，能得出不同的結果。所以，儘管使用您的基因序列和數位足跡，只要放到另一個演算環境，所得出的結果必然和您有所差異。那是個和您類似，卻不完全是您的人，呃，生化人。」

我感覺，隨著每一次話語的遞進，醫生瘦長的軀體也慢慢延長，像被落日拉長的影子，藤蔓一般地從地板爬上牆面。

「這樣的配種能確保人和機器互為最佳配對。機器是人的衍生物，而人也是機器的附屬品。這是人和人的配對無法達成的目標：共有一份原始數據。如果用古老一點的話來形容，那個數據，你們也許會稱為靈魂。」

你們？

那時，醫生的身軀已經蔓延到天花板，使得我必須仰頭才能和他對上眼神。那隻沒有眨過的眼睛，直至我此時提出的疑惑，終於調皮地，蓄意地向我眨了一下。

而那隻終於向我眨了一下的人造眼睛，讓我想起幾個月前和 K 的重逢。那時，也是先從眼睛發現，那人已經不再是 K。

\*

幾個月前，和分開多年的 K 再次對坐在咖啡廳，仍然像以前一樣，一個人點熱美式，一個人點卡布奇諾。然而不同的是，從他落座而我們對視的那一瞬間，我就發現，他的眼神已經成為陌生人。

「我更換了最高畫素的人工義眼。」那陌生人的眼神埋到熱美式的氤氳蒸氣中。「為的是，確認我的配種生化人，那光滑的人造皮膚上，找不到一絲最微小的瑕疵。」

那時我才明白，K 事隔多年而特地把我約出來，其實為的就是如此一番的宣布。我們離開彼此，他配種了，而我沒有。我們相聚，是為了確認彼此已經離得夠遠，像曾經擦撞的撞球，最終掉落各自不同的洞穴。

「那麼，如今你眼裡的我，想必充滿瑕疵孔洞。我沒有人造的完美皮膚，更沒有機器人永遠不失手的廚藝。」

「瑕疵或許才是人的可貴之處。」K 那對嶄新的眼珠，各自以不同方向、不同速度轉動，上下左右地打量我。「就如同我們的關係並不衛生，也不是如今的主流，但是那充滿無可取代的回憶。」

我想起 K 的指頭，一節一節走下我的脊椎。像踩著鋼琴一般的階梯，使我關不住體內的樂曲。我看向他那隻乾淨平整的手，想著那些修長的手指，如今走在一個生化人的背上。

我深吸一口氣讓自己平靜。接著他的話說，「回憶會走到極限，而瑕疵也將張扯到崩裂。」

「所以我們只能選擇完美的關係。」

那時我終於明白，和 K 的分離，其實不是我們的決定。

是世界決定了我們。在人機配種的完美保證之前，人際關係飄搖不堪。當機器代替我們界定真實，那麼人類的認知終將不斷退守為錯誤、主觀、不科學。直到最後棄守的那天到來，人們便相信科技一如相信遠古的神祇，曾經帶來除魅的器械，本身又成為魔魅附著的肉身。

我們棄守的是觸碰。在那一次史無前例的疫病之後，人們發現問題並不在於病毒或細菌，而是碰觸。人無法將病菌敢殺殆盡，但可以想盡辦法隔絕碰觸。從零接觸用餐、零接觸消費開始，後來有了零接觸旅遊——旅行社提供沈浸式體驗，人們不再實體移動，而在家環遊世界。再後來這個概念衍生到教育體系，於是從義務教育到高等教育，都搬到虛擬空間進行。我和兔子就是在虛擬大學四年間認識的。我們是零接觸教育體制下培育出來的虛擬同學關係。

再後來，也有了零接觸養育。那時，一份全由人工智慧執行的研究，引發社會譁然。人工智慧蒐集了超過十代的人類社會群體記錄，從個體的身心檢查報告，到個體的數據行為透露的身心狀態，比對個體和他者的碰觸比率，數據顯示，個體的身心狀況偏差值，和個體與他者接觸的比率，為正相關。「也就是說，」人工智慧以它難以辨別性別的聲音，平靜宣布，「情緒能藉由碰觸傳遞。這件事解釋了，為什麼通勤使人倦怠：當大多數不情願上班的人被迫擠在狹小空間，彼此接觸，那樣的低落和輕鬱，便像病毒一樣擴散開來。同時也解釋了，為什麼父母親的情緒模態容易複製在幼兒及幼童身上：當被生活磨損得喪失盼望的父母，擁抱或照顧自己的孩子時，那樣無望的眼神便慢慢藉由觸碰，移轉到孩童身上。」

「降低觸碰不只減少疫病的機率，同時也能預防心病的傳播。」一顆黑洞般的深邃圓形，內核透著從不熄滅的紅光，人工智慧以它那監視攝影鏡頭般的形體，向社會如此宣告。

由於這份報告的數據量和運算的複雜度超出人類所能抵達的範疇，因此沒有任何一位人類科學家對此提出反駁。面對這個對全世界各地即時轉播的重大宣告，人們除了思考相對應的措施，此外別無他法。

然而，母親卻告訴我，她對我採取零接觸養育，並不全然因為那份報告。早在那份報告出現之前，她就已經雇用機器管家照顧我。「因為，妳的父親，確實因為我的觸碰而死亡。」母親說這句話時，離我非常遙遠。我們相隔長桌的兩端，而當她的聲音傳到我這一端，已經稀薄成一縷輕煙。但她那雙長期浸漬在愧疚而深黑的眼窩，儘管隔得這麼遙遠，仍然將我拖進了牠遲遲無法擺脫的那段敘事。這麼多年，母親總是當機般地重複，當年父親因為免疫系統失調，住進了負壓隔離膠囊。高燒多日，儘管消退之後，父親仍無法從昏迷中醒來。那時醫生便告訴母親，得有心理準備，可能父親往後的日子，都將如此躺在膠囊裡，像一個永遠不會孵化的蛹。母親沒日沒夜地待在膠囊一旁，直到一個無人知曉的清晨，她說，她確實看見父親的眼睛張開一絲細線，她是從那細小的眼神中，看見清晨的反光。

看見父親眼中的晨曦，讓等待多日的母親一時沒了想法。等到回過神時，她才發現自己已經偷偷打開護士用來插點滴的洞口，從那裡伸進自己脫下無菌手套的手，覆蓋在父親的手上。「他的手仍然粗糙卻柔軟，表面冰涼但深處溫暖。」每次說到這裡，母親總會使勁搓揉自己的手，彷彿要從手心擰出多年前她終於摸到的溫度。

全因那已成為最後的溫度。父親張眼沒多久，便又闔上雙眼。過沒幾天，免疫系統的暴亂再度掀起，醫生化驗時發現，不該在膠囊中出現的細菌觸發了父親身體過於敏感的警鈴。母親這才坦承那一天她伸進去的手。於常人無謂的細菌，卻成了無菌膠囊內引發風暴的蝴蝶。這一次的風暴又急又猛，醫療人員還在疲於對應時，父親的器官已經被自己的免疫細胞蹂躪為廢墟。父親離開膠囊時，面上蓋著白巾，那時母親終於能光明正大執起他的手，「然而那摸起來，不過是包著皮膚的白骨」。

母親就此認定，如有愛，那必然存在於觸摸的相反——至少不是人與人的觸摸。母親找來機器管家，並對管家輸入觸摸的指令。在我願意自己收拾房間時，它會摸我的頭；在我回報虛擬學校傳來的考試分數時，它會給我擁抱。越過機器管家的肩膀，我會看見母親隱身於暗處，將雙手背在後方，寧定地望著我。後來那份零接觸養育的報告宣布時，母親更加欣慰於自己早已採取了最正確的措施。

然而，機器管家並不是人類，也不是生化人，只是家電。儘管生化技術已經能造出讓人難以辨別是否為人類的生化人，家電卻特別被做得像是機器。機器管



家看起來，像是一具擁有靈活關節的鐵灰色骨架。那樣的手掌再怎麼善巧於操持家務，卻不懂得掌握一隻小孩的手。有時它握得太緊，我的手被捏得紅腫，卻又因為緊貼它金屬的皮膚而冰冷。有時它握得太鬆，反而是我要把手指扣在它的機械關節裡，才能繼續和它牽手。當我逐漸長大，越聽越明白母親不斷反覆述說的故事，我總會想，母親最後摸到的，父親那隻枯萎的手，也許就是我握著機械管家僵硬的指節，同樣的感覺。

擁有牢不可破的研究背書，零接觸養育逐漸擁有完善的硬體配套，也有足夠的精神教導——「隔絕擁抱，給孩子最長遠的人生保障」，「距離就是關懷」，種種衛教標語佔據了高樓外牆的電子屏幕。政府配發育嬰膠囊，讓孩子一生下來，就被置放到其中，透過膠囊內建的自體循環和消毒系統，餵食及清理嬰兒。當嬰兒長大到會移動，膠囊會變成一顆能隨著它動作而滾動的球，嬰兒在其中爬動，就像倉鼠不斷跑動滾輪。再大一些，政府將配給機器管家，直到成年為止，都由管家代替父母照顧小孩。

我成年那天，已經長得比機器管家還高，手也大過它的灰色指掌半個指節。它代替母親擁抱我，頭貼上我的鎖骨時，我仍然感覺和成長過程一樣的，力道拿捏不對的壓迫感。所幸我已經不必再任由它掌握我的手，而能反過來包覆它，並且交代它從此好好照顧母親。母親站在管家後方，目送我離開家裡。我來到獨居的社會住宅的底層，這裡是從此而後人生的垂直行進道路。從十八歲開始，一人一小間套房；畢業後，有工作時，將往上移動，空間是大學生住宿的兩倍；工作升遷或薪水增加時，會再往上，空間又會是初出社會時期的兩倍。如此類推，不斷往上以二的平方疊加，直到薪水停滯，或者抵達最高層樓。那些選擇在工作後兩三年便配種的人，大約就停在中下樓層了。原因不外乎，和生化人配種之後，生活上的不協調，或者薪水不敷兩人使用。

不過停滯並非永遠的，就像兔子曾經告訴我，它們只是需要時間，才能找到兩人一起往上攀爬的姿勢。

和虛數  $i$  醫生會談過後，我沒能避過下班人潮，仍然擠在和他人接觸的空間裡。縱使零接觸養育已經成形，且已經成功孕育出和我相同世代的人，零接觸通勤似乎還是無法短期實現的遠望。過多個人用車將導致馬路不敷使用，況且大部分企業主仍然不希望員工四散在各自家裡，難以管理。不過，因為從小培養零接觸經驗，大多數人已經懂得為擁擠的空間預備心理上的轉圜。沒有人說話，沒有人散漫地瞟看他人，大部分的人都閉上雙眼，傾聽自己的智能助理選

播的音樂、故事、或者單單只是海螺裡的回聲。那是眾人在有限空間中努力做出的私密空間。身子挨著身子，像一整車廂的夢遊者，直到各自的智能助理提醒車子到站，才恍惚地張眼起身，離開那一小段搖晃的無神時光。

回到中間樓層的住處，智能空調已經預先啟動，智能沙發自己調控到我需要的角度。我卸下耳環，智能助理的聲音便轉換到家屋裡，在我沒有預期的時候，從我無法預期的地方滲透進來。那聲音從我頸後的靠枕傳來，通知我，兔子正在虛擬社群空間等待我。「今天是你例行進入空間的日子。」智能助理的聲音近得像有誰在我耳邊細語。然而每當我回過頭，會發現那裡空無一人。

我點頭確認，再戴上耳環之後，家裡的景象立刻換成虛擬空間。是那小小的耳環改變我的腦內認知，讓我感覺自己身在另一個空間。社群空間像永遠黑暗的宇宙，漂浮在萬暗之中，遠處有些許光點，是同時也在空間中的人。其中一個光點離我越來越近，像隕石飛向我，也像是我正在朝某一顆星球降落。那顆星來到我面前，逐漸現出穿著兔子人偶裝的模樣。兔子偶裝向我揮揮手，我也答覆了它。平常我會等待兔子先開口，但今天，卻是我先吐露了話語。

「我去會談配種計畫了。」我聽見自己在虛擬世界中變形過的聲音。兔子點了點那顆巨大的，卡通化的兔子頭。似乎在等待我繼續。

「我簽名了。也讓他們採樣 DNA 序列。」

兔子舉起它巨大的卡通化手掌，像在拍兩張墊子那樣笨拙地拍起手來。「是值得恭喜的事。配種是正確的選擇，尤其在你經歷過那段不潔的關係之後。」

「我已經在問診室想起 K，不需要再被提醒這件事。」

「好吧。」兔子放下它巨大的手掌，「那麼換我向你更新事情吧。」

兔子又更靠近我一些，永遠笑著的可通兔子臉，填滿我的視野。

「我開始卸載了。為了能夠更完整地感受我的配種生化人。」

兔子的臉，靠近得幾乎有點變形。

終究兔子仍然又讓我無可避免地想起 K。想起那雙他更換的新眼睛，便是他首先卸載的部位。

「你卸載哪裡？」

「雙腿。」兔子用它那雙沒辦法伸出單一手的大掌，往自己的雙腿比劃。「我的配種生化人告訴我，它在每一次觸摸我時，指尖發出類似靜電的電流。然而，礙於我的人類肉身，神經叢的敏銳度沒有辦法接收它發出的電流。」

「我特別喜歡每一天下班回家後，它會為我按摩因久站而痠麻的雙腿。所以當最近收到獎金，我便決定去更換雙腿。一雙矽膠做的，和配種生化人同樣材質

的雙腿。」

「結果呢？」

兔子沈默許久。它低頭看著自己虛擬世界的腿，那是雙因為布偶裝而看不出任何腿型的肢體。

「我想那就是選擇。」

當它再度抬起頭來，我感覺它的卡通兔子臉，笑得十分扭曲。儘管實際上，它的表情應該毫無改變。

「當我觸摸自己新生的腿，我的腿卻感覺不到任何。我摸著自己的肢體，卻像是在摸著百貨公司的塑膠模特。然而當我的配種生化人用它帶電的手按摩我的矽膠腿，我感覺到近乎性愛般的歡愉。」

我想著 K。想著他那雙新生的眼睛，是否也屏蔽掉了某些視覺，卻從此給予他凝視配種生化人完美皮膚的歡愉。K 的視線即是撫摸。我記得。我記得。

「當然，」兔子的聲音將我的意識拉回來，「歡愉是一回事。更重要的是，當配種生化人釋出的訊號，能夠被人類完整接收，就能達成更高的人機同步率。」

「而同步率，將會提升社會積分，讓我們能夠在社會住宅中往上攀爬，換到更高的樓層，更好的房子。一個人的爬升是有限度的，你停留在中間層的時間，應該早已讓你明白。」

我當然知道。我沒有回答兔子。停留在中間層已經超過三年，過往平均一年半便能往上搬遷的速度，到了中間層之後，無論我再如何提高工作效能，仍然停滯不前。倒是那些在初出社會不久後就配種的人，如今靠著卸載人類肉身，換來和配種生化人更高的同步率，正在逐步靠近我所在的樓層。

「人機同步率在社會積分的比重逐年上升。」兔子提醒我。「社會正在往全配種世界邁進。因此，還是要恭喜你，總算加入了配種計畫。」

兔子再度拍手，兩個墊子般的手掌發出沉悶的碰撞聲。我閉上眼睛，聽見自己的心搏，像那碰撞聲一樣將我拖進低沈而失重的深處。我摘掉耳環，房內隨即變回我的房間。我沉入沙發，環視這個空間。不久之後將有另一人站在那個廚房的中島，在我吃飯時會坐在餐桌的對面，那人將坐進我旁邊的沙發墊，一如他也將填進我床上的空白。我可能也會卸載自己，卸載這副用了三十年的肉身。

這一切似乎都是我的選擇，但似乎又不是。我只不過是加入了全配種世界運作的一環，是世界決定了我，K，兔子，所有人。

我閉上眼睛。

\*

那一天，是門鈴喚醒了我。

打開門時，一個和撫養我的機械管家同樣型號的機器人，將棺木似的長方體推進我的住處。那深黑色，不透明的長方體，裡頭躺著將來要和我共處一室的配種生化人。我向前趨近，看不到任何一處可以開啟的隙縫。

機器人用自己的擴音器，播放虛數 i 醫生的聲音：「將你的手放上任何一處。你得用掌紋解鎖封箱。」

我依照指示，讓手心貼著冰冷的黑礦表面，一條細線便沿著長方體的上方，緩慢地裂開來，像有一隻透明的手，割紙箱似地把那堅若磐石的長方體割開來。長方體向兩邊攤開，裡頭的人體，在深黑色的反襯下，像透著光一般，沈靜地顯露出來。

那是一具男性的身體。身上簡單覆著醫院配發的病人服。他的胸口平穩起伏，沉眠得像是永遠不會醒來。他的臉面蒼白，臉型瘦長，鼻型和唇形像是我平常會在鏡中看見的自己，但是放在另一張臉上，似乎成了另一種存在。我以指節背面輕輕碰他的瀏海，和我一樣是細軟髮；再沿著向下觸到臉頰，和蒼白皮膚不成比例的暖熱體溫，使我燙傷一般縮回了手。

這便是以我的 DNA 序列和數位足跡演算而成的人。既是我，也不是我；既似曾相見，又彷彿從未見過；是我的同卵孿生子，也像是毫不相似的異卵雙胞胎。我被那存在所有悖論的人體迷惑了。只是愣著看他，彷彿忘了時間。

再回過神時，我發現自己已經又探入自己的手，沿著他的頸，他的左肩，手臂，手腕的骨節，然後，將自己的手鑽進他的手心裡。

一陣經攣般的電擊竄進我的背脊。

我想起幼時機械管家剛硬的手，同時想起還未卸載身體的 K，那隻純然的，人類的手。如今配種生化人的手，像是我過去生命中唯二觸碰過的疊合體。

當我停在這個觸摸長方體內的他人的手的姿勢中，我也恍然想起，母親那時偷偷伸進父親的隔離膠囊的手。

——「他的手仍然粗糙卻柔軟，表面冰涼但深處溫暖。」

我聽見母親的聲音。

而後，在漫長的寂靜中，我再度聽見身旁機器人播放虛數 i 醫生的聲音。

「你得以你的名字呼喚他。你們擁有同樣的生命原始碼，也將共用一個名字。」

醫生的指示滲透進我的意識時，喚醒了我身體深處的一道連自己都不曉得的原廠設定。那設定，像一組密碼，像一道密語，是我從來不知道自己知道，卻忽然能夠誦念出來的宣示。

「我在此宣示，你是我的法定配種生化人，你的名字是 HH。」